

遂

初

堂

別

集

遂初堂別集卷之三

賢首宗乘序

佛所說經無慮千餘部而華嚴爲之王教家分三宗而賢首爲之冠良以一眞法界理絕言思稱性極談窮源徹底而開宗纂疏者帝心賢首清涼圭峰諸師或應身大士或禪門宗匠皆道印佛心語盡佛旨非尋常義疏比也抑且卷帙浩博教觀淵深探之積歲不能窮講之經年不能竟非深入法海具大辨才孰堪紹祖席而稱宗師者乎清涼以下派析支分顯晦不一近代惟雪浪大師道望最隆其講華嚴也單提本文盡掃訓詁融會

宗旨脫略言論一掃講家窠臼賢首一宗稱中興焉繼  
之者一雨巢松碧空汰如蒼雪諸師繩繩克肖茲吳門  
永定寺洪方法師雪浪五世孫也大懼本宗之統系不  
明師承失緒華山金幢雖常纂輯而未詳明於是博搜  
傳記旁羅碑版撰華嚴宗正續記一書世次井然滴派  
旁枝歷歷可考其用功勤而嘉惠遠矣夫家有譜牒國  
有史傳僧家亦宜有之然惟獨禪宗有正宗記傳燈續  
燈諸書行世敎家則無之矣實一欠事自有此書而晦  
者以彰淆者以辨俾千百年尊宿之慧命藉以永存有  
功於法門甚巨使天台慈恩二宗倣而爲之禪林文獻

庶其有徵乎男兒生世不出家則已既出家則續佛嗣  
祖皆分內事願覽斯編者人人興起奮欲置身其間毋  
徒作譖牒觀可也

佛祖綱要序

佛祖無兩心宗教無二義馬鳴龍樹在西天四七之數而造論弘經動百十卷達磨不立文字猶以楞伽印心後來宗師爲膠滯名相鈔襲口耳者對病發藥故有斥一大藏爲拭不淨故紙訶看教爲雜毒入心者此一期掃蕩之談如遽以教爲可廢執藥成病謬滋甚矣且初叅之士所貴單刀直入斬絕義路恐障悟門猶之可也旣悟之後無始習氣須漸次掃除修己化人之方莫備教典時師以一知半解爲極則謂經論不足留心正如士子以帖括取科第漫謂十三經二十一史不必觀淺

陋孰甚焉。湖州起南禪師，少本治儒，棄家學佛，徧叅諸方，得法崆峒爲卞山孫。旣佩單傳直指之印，以緣薄不出世入甌寧山中，閱大藏者十年，著佛祖綱要一書，老歸海陽，園焦匿影。余扣關往訪，出其書讀之，澁相贊歎。師因屬余序之。夫教旣不可廢，而三藏十二部讀者茫洋不得其端倪，未免有入海算沙之歎。非獨經論卽諸禪師語錄附藏而行者亦且日新月盛，與藏相埒。學人眼目不清，鮮不被葛藤絆倒。師爲此書，芟繁舉要，提綱挈領，分爲十門，正信以標其的，入道以策其功。返源以徵其悟，此三約見道邊事。修治則除習之方，助道則嚴

身之具經義則說法之規此三約修證邊事復山高蹈  
知儒助化三門約化導邊事而以淨土一門爲行願之  
終所輯佛祖言句或錄全篇或採片簡皆至精至要警  
切提撕可以鞭心神開眼目者而又以類相從不雜不  
紊最便尋繹昔之纂藏爲書者如法苑珠林則專述先  
佛行跡若宗鏡錄則備標三宗意旨此書則以禪會教  
以教證禪乃宗門印心之書非教家談義之學也今之  
裨販如來者一拂入手便坐曲盤牀爭人競我閑言閑  
語動輒災木如起南之宗通說通乃能大忘人世晦跡  
韜光誠爲超羣拔萃惜乎朝人無有能知之者乃至著

如此書而緇白從無披覽埋沈敗篋中將與蠹蝨同盡  
是可慨也爰述大旨標於簡端寶劔入地光氣尚自燭  
天何況法寶在處當有天龍護持今時後世寧無尊重  
而流通之者吾所願望之矣



法海一滴序

昔人不信佛而力排之者無如昌黎然昌黎乃真可與  
學佛者惜其不遇耳福田利益乃佛氏最淺末之說而  
當時帝王卿相所崇信者惟此此豈佛教本旨昌黎佛  
骨一表與達磨實無功德一言不相謀而適相合其天  
資英邁自是禪門種草遇大顛而降心咨訪殊有入道  
機緣使其久留潮州漸就爐鞴安知不爲學佛作家乃  
未半載而量移法不染神旋復背去與孟尚書書護前  
如故北歸後不遇一導師所與遊僅高閑文暢輩終其  
身無所聞視東坡謫嶺海而深入禪味山谷貶黔南而

徹悟心源者果孰得而孰失耶潮人尊昌黎爲聖人至  
今師其言多不信佛此非獨白衣之過亦由緇流罕達  
佛意與人言不出福田利益之說宜其爲聰明英俊者  
所訕笑而益增其謗佛之愆也起南禪師有憂之爲之  
提唱宗乘而人不入爲之闢揚教義而人不解不得已  
著法海一滴二卷就世人毀佛訾僧處略爲分疏仍將  
宗敎二門粗標大指由淺入深以略該廣與明敎之輔  
敎編圭峰之禪源詮約略相似蓋爲闢提及初機人說  
法不得不婆婆和和引人起信若其吹毛劔塗毒鼓則  
別有拈提語錄在倘有上根利器能於提起數珠扣齒

三下處頓見大顛不妨與昌黎雪屈也

牧雲禪師遺書序

少室一宗不立文字然而廣攝化機推伏魔外昭乎一時而傳之萬世非文辭不爲功傳燈列祖絕少論著惟圭峰永明覺範中峰以弘法大士具無礙辨才宗教兼通儒釋並暢發爲文辭昌明浩瀚河行地而日經天卓哉弗可及已其在近代則有牧雲禪師道眼圓明機鋒峻利旣已傑出諸方而慧業深廣法辨縱橫善以世間文章發揮第一義諦凡詩篇傳記文人學士所長皆優爲之尤邃于教乘深經大論一一會通義學專門有不能逮如得水龍如戴角虎良不虛耳其爲人也孤高狷

介不徇俗情未老而謝院事雲行鶴翫山水文墨自娛  
著述甚富其七會語錄及嬾齋別集行世已久茲遺集  
若干卷門人慈開得公復彙而刻之問序于余余得而  
詳覽焉其曰四悉書者首釋華嚴楞嚴二經暢通大旨  
一掃註家窠臼舉一例餘爲讀經法其諸經箋要專取  
辨魔蓋有爲而發也次以論說次以書牘皆揭示法門  
綱宗辨乎其所不辨洋洋纒纒一氣萬言龍泉太阿鋒  
不可觸衛道之文也四悉檀中對治爲多實則皆第一  
義諦矣其曰後錄者再住鶴林後座下所結集其曰澹  
翁遺稿者晚年詩文皆在焉詩不刻畫而成文不斧削

而就天趣灑然可以想見其高致至于悼法運之凌進  
傷禪門之變眩澁嗟極歎三致意焉惟昔天童之門嗣  
法十二順行逆行作用不一若夫品格之高門風之峻  
首推古南晚年不復匡徒領衆惟閉戶著書抉剔佛祖  
心髓抽揚宗乘關鍵可謂極澁研幾若遇事闢法門大  
體雖當世達尊與同門昆弟不惜挺身諍論昌言擊排  
蓋任道之重尊師之切不得不爾而學海淵澁詞鋒雄  
肆實足以濟之猶儒門之有孟氏道家之有莊子厥功  
偉矣師著述既多不自珍惜有老侍者爾輝每一篇出  
謹錄而藏之四悉書則書記與廢所編輯也師老于西

資故遺稿獨在慈開所師化二十餘年慈開亦老矣念是編不可以無傳乃與老友石鄰及師之法孫雲崖共相校定鬻產刻之蓋古南末後光明全在于是在處處當爲天龍護持縱有波旬之徒忌而毀之亦愈重其聲光而已

香水禪師詩集序

臨濟一宗至闕嶺而孤危如綫三傳龍池乃有法子四  
人天童磬山兒孫遍天下雪大師不傳人抱朴師傳一  
子而絕諸師道行無二無別而法裔興替懸殊有莫知  
其然而然者譬如文昭武穆有盛有衰元功小侯或嗣  
或絕不可強也余嘗過吳興歷諸刹訪淨名之遺踪杳  
不可得近有老友日鄰寓柳塘之永樂寺一日介寺僧  
素謙以香水禪師詩集來請序始知抱朴所傳一子卽  
香水也本脫白於永樂得法後繼席淨名偶與縣令不  
合遂拂衣下山一瓢一笠初無定居晚愛麻湖雲水之



勝遂終老焉於時天童磬山兩家之門人轟隱天下大  
覺弘覺至爲帝王師其他皆踞獅子座震大法鼓而師  
戢影荒江之濱絕口不言宗乘事吟詩點筆聊以自娛  
大覺欲得淨名畫像過柳塘遣使相聞冀與師一晤師  
竟不往人多議師過於孤冷旣爲淨名單傳之子不能  
提持祖令且無傳人使淨名一枝遂絕爲師罪者然吾  
觀古人得旨之後或見或隱各自有意未易低昂卽如  
雪大師晚年亦惟吟詩作字有問如何若何者輒怒罵  
甘心絕嗣不付一人此其意豈易窺測耶香水少有詩  
名嘗疏山中雜菜果各題一律并梅花三十詠甚稱於

時明末已鏤板行世中年以後詩俱藏於笥發而讀之  
蕭遠多真趣有寒山石屋之風字體迢逸畫格亦入能  
品驟見之以爲文字僧殊不知其爲濟宗老輩也其語  
錄已不存僅存詩二帙素謙輩將刻之以傳世空中烏  
跡不數多少但見一漚如見香水海可也

子山禪師語錄序

臨濟一宗至明中葉不絕如綫萬曆間中興其法者天童磬山二導師磬山之嗣四人曰夾山林臯曰天目玉林曰南澗簪菴曰南嶽山茨竝大震法雷名喧宇宙惟夔翁和尚契機於夾山得法於南澗屹爲宗門巨擘而性樂恬素隱溪絕澗者若干年道望彌高人天推出不待已應之住洞庭之華嚴金澤之頤浩繼席南澗堯峰夾山諸祖庭凡五坐道場條令森嚴鉗錘猛烈希光掠影之徒皆望洋而返惟真叅實究者依焉旣歸老眉泉門人集五會語錄都爲一編以求於和尚夙有師資

之該屬爲序之惟達磨一宗不立文字從上尊宿接一  
機如掣電轟雷不陷朕迹垂一語如銀山鐵壁無可攀  
援後來宗師漸漸求工於文字標新於語言而祖道衰  
矣近乃有雕章琢句攢花簇錦耽思宿構如學士之詞  
頭抄撮臨摹如畫工之粉本嗟乎末法之弊一至是哉  
和尚以上根利器從大爐冶中陶鑄而出悟門端的道  
眼圓明而又退藏積稔踐履純密所謂自性宗通行解  
相應者故能見到說到其拈頌淆訛字字抉剔古人心  
髓應機接物如瓶瀉水如珠走盤不可方物其斯以爲  
維持綱宗揭露眼目無忝轉輪真子而已矣昔虎丘隆

雪巖欽當日門庭蕭寂而奕世之後其道大光和尚因緣福報誠護時流而見地行履齊肩古德異日潦水涸而源泉流必有明眼人歎賞茲編爲獅絃獨奏者又何患乎曲高而和寡也

禪山禪師語錄序

昔初祖記末法之弊謂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  
通理者少其言最爲痛切唐以前宗師莽悟精淡鉗錘  
妙密目擊道存不立文字不得已而有言則單詞直指  
絕去支蔓故其時未有語錄而宗風大盛宋元以來始  
尚言句激揚提唱日趨於新奇道不足而張之以言言  
不至而文之以巧於是語錄行世者滋多而法運衰矣  
其在於今禪無人而不師師無人而無錄自編自刻若  
文人之行卷望門而投類出疆之載贊欲佛法之尊重  
豈不難哉禪山禪師者弘覺國師之孫遠菴和尚之嗣

也弘覺道被褻區遠菴爲其肖子繼住天童最有名箴  
山早受記剝造詣甚深而安於寂寞佳吾邑普濟積慶  
二古刹堅苦自持榮名利養一不屑意惟以興舉廢墜  
爲已任嘗有富人施以厚貲却之而請修殿殿竟以成  
余素聞其名向在京師未得相見比歸里而師復應請  
入都今年夏忽訪余於村莊言其師遠菴中興瑞巖未  
竟而沒今忝繼席將成其志屬余爲殿工之疏去數旬  
復來出語錄一編曰是閑言語不多示人君知我者幸  
爲序之余謝不敏無幾何以微疾化去去時甚精明召  
所往來者與訣囑門人以瑞巖事且及序言余觀其錄

雖不甚多而語皆切實穩密無攢花簇錦之麗無若破  
天驚之奇而見諦明宗悉自胸襟流出近收之乳猶有  
真味不遽隔也師問法若干年力足以刻其錄而不爲  
益非汲汲求知於世者在都門多貴顯之遊顧獨以序  
屬余旋卽辭世若有宿契者然余素薄世之紛紛刻錄  
者槩不爲序而特序師以師生平異於行解不相應者  
而未命惓惓義不得而辭也



牧菴禪師語錄序

古來高僧徹悟一心頓圓萬行舉足動步皆堪垂範人天其隨人叩擊而形諸言辭特其至足而溢焉者耳揚佛化而行祖令固不專在此也後之宗師行解未必相應說到未必行到故有語句高峻而道風平平者弊至末流而影嚮蹈襲炫俗驚愚本之不存末將安傳雖千編萬帙塞破虛空吾知其能傳者寡矣牧菴禪師得法於招隱獨癡和尚爲天童之曾孫報恩之嫡孫見地超卓行履真純以廣大心修澗和行出言無斯須之妄臨事無纖芥之私不攀援而人自信從不營爲而事自辦

集繼席招隱擴舊增新英俊浩歸烜赫報恩自浮老人  
遷化後法席屢更而門風日替輿論惟師能整頓之應  
請以來不踰年而殿宇一新百度具舉魔外帖服人無  
間言佛日爲名刹通濟爲南北要津師出其餘力  
分身肆應沛然有餘吳越間以法席敦請者日進而未  
已浮老人孫枝能亢宗繩武者首推師一人信足抵柱  
狂瀾干城末法視夫矜一機誇一境而傳舍叢林弁髦  
常住者相去遠矣師之說法簡要明淨削去枝蔓揭露  
根源不爲尖新刻畫之而言言見諦句句歸宗饒有  
古人標格海內具眼者自能辨之余獨揭師之行履以

告人願學者於言句之中見師更於言句之外求師誠能法師之爲人與其用心則浮翁道法千載常新可也

竹院清吟題辭

古之至人心境冥一物我兩忘在喧不喧在寂非寂或  
未能是則借境以澄心因物以適我莊惠逍遙於濠上  
嵇阮放曠於林中樂天愛入精藍東坡喜尋禪侶以寂  
遣喧亦其次也五羊城西舊多禪宇古有法性今襲其  
名雖非大鑿演法之場實爲高流習靜之地青林掩映  
白水縈紆像設莊嚴宇明潔院主遠布暨徒心月安  
禪之暇不廢詩章雅有畫秀之稱頗多陶陸之客已卯  
新秋余與詹山損持匏村諸君同客珠江訪古探幽憇  
集於此地主藥亭獨漉勉菴諸君亦連翩而來解衣釋

邃初堂別集

卷之三

七

巾嘯傲終日升高樓而望遠蔭茂樹以追涼披襟寫抱  
相對了無機心品石論泉一語不叅世事烹葵香潔絕  
勝侯鯖煑茗清芬可忘桑落雖未能戢影松關棲神蓮  
社然而頓遺塵慮永結淨緣視夫聯鑣蘭綺之門泥飲  
金張之宅相去遠矣興會旣洽分韻擘牋各成古體一  
章序而存之畱作山門故事云耳

遠布上人詩題辭

廣州西郊外多佛寺青林白水間精廬掩映如畫余十  
年前客此數往遊焉多方外之交今再過之報資老病  
西禪化去唯法性遠公強健如故屋舍益修整像設嚴  
淨竹樹清疎顧而樂之每婆娑移日遠公習禪而不居  
禪席工詩而不求詩名問出其十九秋詩示余風格高  
朗意趣超曠寥然如鶴唳雲中蟬吟露下自非胸次孤  
清神遊物外何以及此夫衲子之詩唯其蕭閑超放不  
與俗同所以可貴若其應酬牽率今日懷某幸官明日  
懷某紳士閱其題而使人厭薄矣何論詩哉唐僧如靈

一齊已輩雖僅以詩名而人品甚高今之禪師殆不及古之詩僧遠公寧爲詩老而不爲禪伯有旨哉有旨哉

幻堂草題辭

從來高僧古德於世諦文字多不留意而心地發光出語自然工妙寒山拾得之詩衝口成文高處遠過詞客此無意爲詩者也若石屋夢堂輩有意爲詩則於詩律亦自入細蓋一切言語文字無非實相不得自倚宗師一任潦倒也今法門不廢應酬知識未能無意爲詩而詩多附語錄以行則亦應稍加檢點乃所見多頽然自放者茲遊仙巖旣與天目和尚有水乳之契唱酬往復歎其敏妙秀出諸方復與首座太虛竝屐登山同舟入郭盤桓連日因得閱其幻堂詩草淵淵有金石聲格穩



而句圓脫盡禪和習氣蓋嘗用力於詩而久依仙巖卓錫支提泰姥多得江山之助故能清婉如此卽今師弟一堂鶴鳴子和聲聞九天足明仙巖風景迥異人間誠爲樂事慎勿學巖首座失脚紅塵後身作王梅溪去也

問若上人詩題辭

前代多高僧亦多詩僧詩僧不必皆高而高僧往往能  
詩詩雖小道亦必淨洗芻襟遺塵拔俗而後能淡造自  
得非膠膠擾擾之流所辨果真能詩則其性情解會去  
高僧亦不遠今日緇流稍能執筆輒侈口言詩求其灑  
然自得脫去凡近者蓋稀不特無高僧并無詩僧可歎  
也余甥舉子西臨數稱新溪能仁閉公善爲詩比持一  
編屬余點定知其於詩性所篤好蓋嘗熟味古名家師  
其體裁風格觸景緣情自出新意往往與古合轍至於  
畱連山水嘯傲松月逸情孤韻一往遙淡蓋其志趣皦

然蟬蛻埃壒之外不爲物累所縈故能超詣若此始信  
西臨之知言而幸吾地之尚有詩僧也近日禪門輕相  
授受衲子粗通文墨便有衣鉢之望卽闕公門人已  
嗣法他方者以闕公之聰穎使肯勦掠一二宗門機語  
何難秉白拂升獅座而闡然甘以詩僧隱卽謂之高僧  
也亦宜

遂初堂別集卷之四

楞嚴講期小引

楞嚴一經稱爲佛頂了義徵心辨見破妄顯真選擇圓通一門深入掀翻生死根本揭示菩提徑路灼然經中之王且經房相筆受義趣幽深文辭典雅文人學士尤便尋繹講家膠於科分滯於名相每苦不能直捷明了必得明眼宗師提綱挈要以佛心說佛語方爲透徹焉平禪師得法圓通歸隱大梅爲濟下兒孫特弘此經手撰義疏數爲開演良以此方緇素根機未熟故通宗會教方便接引嚼飯餵嬰孩一段婆心殊非得已今因通

遂初堂別集

卷之四

主人因頻歲災荒爲迎祥消沴之策特敦請大梅重開法會所冀法利弘沾天龍默佑此經明言有能誦持書寫者五穀豐盈兆庶安樂災障不起人無橫夭何況解說其義幹旋補救真實不虛吾人生世得逢如是經典得值如是勝緣豈可當面蹉過無論在家出家有學無學各宜裹糧入山至心聽受倘有言宗門貴單刀直入何用婆婆和和談玄說妙者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試問釋迦老子是宗是教一千七百則公案與一大藏經是同是別莫換却眼睛好

靈峰寺修造疏

從來寶刹多在名山非僧之好占山以居也山非僧不能開非僧不能守深林宿莽蛇遊虎宅之區人望而却步能伐木搜山者幾人乎奇峰秀壑見者無不稱佳而一宿再宿則望望然去能買山而隱者幾人乎惟僧之於山也荒者能闢之險者能夷之誅茅以居傳諸其徒世世守之又常掃榻布席煮茗烹葵以待四方之遊者使有所託足甚有功於山甚有便於人如是而僧房有頽敗不治者出而求助於人人縱不爲僧計亦當爲山計不爲山計亦當自爲遊計并當爲天下之遊人計不

待其詞之重而應之速宜也天下名山無如鴈蕩鴈蕩  
險勝無如靈峰靈峰爲東內谷第一刹又遊人所先稅  
駕前朝殿宇宏麗甲諸山明末毀蕩無遺三十年來稍  
稍有僧結茅居之今曇芳禪師與其徒栢林輩相繼營  
葺漸立屋宇而殿堂未就不能安衆將謀諸布金長者  
請余爲倡導之辭余惟莊嚴佛土獲報人天具在經典  
人所熟聞不必論述卽以山水論余至靈峰瓶鉢嚴淨  
主僧賢而愛客居則具盤餐出則陪杖履因得細評泉  
石窮探幽勝至若南鴈蕩山川奇妙不減北鴈而寺院  
久廢遂使藤道懸樓玉簾聖林之勝淪於灌莽好事如

余亦僅至仙姑洞而反設使北鴈亦無諸刹靈峰亦無  
居僧遊者褻擗而來燃松而照其難又當百倍靈芝  
鳳凰之奇線天雙笋之幻畢世而不得接耳目也審矣  
然則靈峰之修造其可曰非吾屋也而堅塞兩耳哉吾  
願天下文人達士若未遊若已遊若現遊皆生難遭想  
發廣大心一粒一銖隨力樂助庶生生世世長與名山  
福地結一清淨緣也



募修華嚴寺塔疏

塔之爲制興於西方本以奉法王藏舍利而今通都大邑在在有之蓋以壯形勢奠方隅有關民生休戚故其營造興修士大夫常樂爲之倡導而不專委諸釋氏之徒誠重之也吾吳江華嚴寺塔創於元祐四年建炎中燬而復建成化末重修之今又二百餘年風撼雷轟毀壞大半岌岌乎傾危及之其當急修者有七而福田利益之說不與焉松陵當具區下流三江入海之口地卑而水湊風濤之所奔衝魚龍之所出沒賴有百尺浮圖矗立而鎮壓之故有長橋爲鍊塔爲椿之謠浚以塔倒

橋斷爲慮自有塔以來水患衰息生齒日繁今橋已剝  
蝕矣豈可更坐視塔之顛危而不思補救乎庚戌之秋  
湖水大至城不沒者三版白茫茫之讖可不懼乎當急  
修者一也塔處郊關之間環塔而居者千百其戶設有  
崩頽壞屋宇傷民人不知其幾勢高力重一石一磚咸  
有千鈞之力而况銅頂鐵盤乎數里外尚虞搏擊况偪  
處塔下者乎當急修者二也塔在邑東南隅形家者流  
謂巽峰高起最利人文前朝高科廡仕相望邇年寔不  
扼意者塔之傾削實與文運相關夫稍壞且不可而况  
大壞乎當急修者三也塔凡七層今毀其四然中心尚

完體質猶具其初壞也匠氏計五六百金可修今則須二千餘金矣若既倒而復建非萬餘金不爲功寧曲突徙薪而費廉乎抑焦頭爛額而費鉅乎當急修者四也大工大役興於年荒力絀之時誠難輕議今幸比歲豐登民安物阜復蒙

聖天子盡蠲今年租賦高門下戶共沐殊恩使各捐輸將百分之二三以助塔工工可立就若更蹉跎至荒歉之年益難從事當急修者五也

皇上乘輿所至一切城郭橋梁之屬皆當修整往年駕幸京口則金山之塔修幸京陵則報恩之塔修幸姑

蘇則虎丘之塔修松陵亦巡幸所必經而此塔日圯日隳萬一

龍顏顧而興歎豈惟吾士民之羞亦守土之恥當急修者六也往年寺僧亦嘗募修而主者不得其人所得之資用克他費故信施不繼工訖無成今任其事者聖宣和尚道風素著遠近悅服少時脫白於華嚴今則住持於萬壽矢願真誠居地便近且嘗主席虎丘修塔業有成效今綜理斯事必能纖芥無私涓埃有濟失此不爲他復奚望當急修者七也此七者茅就世法言之若以佛法論則起塔如麥如針而勝造諸天宮殿助致圓泥

握土而勝施百擔真金迦羅則受樂無央寶手則出錢  
無盡聚沙而受輪王之位繫珠而證羅漢之果種種福  
利具在梵函禪宿能詳言之諸善士亦既熟聞而篤信  
之無煩贅述惟望檀那長者共發廣大心矢堅固願視  
邑如家視塔如身富厚者節宴遊服玩之費卽可以克  
淨貴清貧者推征徭減免之餘亦可以襄勝舉近者心  
存一方之利害遠者力也干也福也緣喜捨樂助諒有  
同心無俟詞之諄復矣壬午孟春止止居士潘來書

募建承天寺大殿疏

天下盛衰興廢之數相尋于無端其已然之跡庸衆皆能見之若夫盛而有衰之勢廢而有興之機則非明智莫能知之矣寺院之興所以奉佛然事佛者豈像設莊嚴之謂哉一曰傳佛心禪師是也一曰闡佛教講師是也一曰守佛制律師是也三者有一焉雖團蕉片席咸足以興三者無一焉雖廣廈萬間必至于廢廢興由人豈得謂之氣數哉吾吳承天能仁寺在郡城中央初于梁盛於宋重建於元恢拓于明屹爲首刹歷代大禪師倡化其間規模宏濶締構雄麗十倍於諸方明中葉以

後大殿焚燬僧衆析居浸尋化爲應院其僧之才者率能植貨產立門戶屋宇日廣僧徒日繁然識者知其將衰以絕無弘法之人故也迨于末流人類猥雜有干觸科條者前撫洪公遂盡逐一寺十房之僧斥賣其屋宇於是琳宮紺殿化爲屠沽貿易之區其僅存者頽垣敗瓦佛像風摧雨剝行路傷心夫以一僧之故而罪一房以一房之故而廢全寺千年古剎毀於崇朝人以爲太過然成住壞空世相之常禪律化爲房僧甚易房僧化爲禪律甚難非大變故不能掃地更新識者于正廢之日卜其有復興之機焉迨奉部丈量畱有佛之屋擇行

僧居之於是辨才禪師翩然應請披草萊撥瓦礫就大  
殿故基結茅枯坐者數年有意興修無何化去郡人乃  
延栢岳和尚來居謀重興此地栢師臨濟正宗磬山之  
曾孫意度恢闓奮然以興復爲已任未三載而有屋兩  
層蓄衆三十餘人會

聖駕南巡伏謁於金山蒙御書金經及觀音玉像之賜  
奉安堂座龍光煥然士民瞻禮益生敬信栢師於是博  
謀檀護欲建大殿遠邇協應無不曰宜然而工鉅費繁  
非小緣可就將徧募於大福量大德力之家屬余言爲  
之嚆矢夫道場所在八部護持一菴一宇毀而必復承



天爲吳郡首刹無廢而不興之理

聖天子崇重三寶天光所被名山古刹無不莊嚴况東  
吳爲國乘輿所履幸而承天又奎章所照燭者乎栢師  
道高而行苦意遠而志專以誠動人人樂應之吾知其  
緣之必就功之必成承天重興有日矣是爲疏

募修頤浩寺禪堂疏

梵典言地水火風執持世界四者之中風力最大然不  
如人心力尤大蓋心無形而爲一切有形之宗主心無  
成壞而能壞一切有形成一切有形世出世間法孰非  
一念爲之根基而其極至於彌天地亘古今第恐此一  
念不真耳真則未有不究竟成就者一莖草現丈六身  
一毛端現寶王刹非虛語也丙子秋風災暴起吳越數  
百里間壞民若無數而松郡尤甚名藍巨刹或至不畱  
片瓦風之力誠大矣三四年來稍稍補葺漸還舊觀其  
間或速成或晚成或已就或未就則視人心力之強弱

大小如何耳金澤鎮在蘇松之交故有頤浩寺以宋相  
呂頤浩營建得名高宗常駐蹕焉規模最爲濶大度可  
居千僧後漸頽廢而殿宇廊閣猶存古制三十年前大  
殿復燬門廡蕩然我蔡翁老和尚以磬山嫡孫弘法於  
此真叅實究之士翕然趨附四衆尊禮遠邇皈心重建  
天王殿葺諸寮舍稍有端緒而蔡翁化去嗣法叅魯師  
克紹宗風堅苦拮据方思繼前人未竟之緒而丙子風  
灾更被摧毀屋裂壁穿僧無寧宇參和尚與其徒辛勤  
愁苦四出呼籲以謀修復者四年於茲矣功未有緒豈  
其心力之未盡歟亦未遇大心檀越協力贊成耳夫湖

泐之間烟水茫茫風濤浩淼僧之問津者恒傍徨無以  
投足幸有頤浩古刹法幢巍然僧至如歸其爲衲子津  
梁視他刹尤切寺爲金澤鎮之模表往日寺盛則鎮中  
生齒繁盛鬱鬱葱葱近日寺衰而居人氣象亦漸寥落  
識者謂有關風會是其成壞不獨僧衆之休戚亦居民  
之利害繁焉吾願仁人長者不特從三寶起見兼於民  
俗關懷惻然興慈翻然喜捨積少爲多合渙爲萃亦非  
極重難舉之事夫一二人心力不如百千人心力之大  
百千人心力不如合爲一二人心力之尤大聯而用之  
協而成之將見大殿可復全寺可興豈獨一禪堂云爾

哉吾企踵望之矣

天王碑考

景德傳燈錄載石頭之嗣爲天皇道悟天皇之嗣爲龍潭崇信其後出德山雪峰爲雲門法眼二宗之祖明教正宗記悉遵傳燈所列無異及張無盡得達觀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又得唐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碑與符載所撰天皇道悟碑知當時存兩道悟名偶同而生緣出處絕異天皇得法石頭傳惠真等三人天王得法馬祖傳龍潭一人證以爲雲門法眼二宗實出南岳其後洪覺範林間錄覺夢堂宗派序呂夏卿雪竇塔銘皆主此說而佛祖通載稽古略皆載二碑之文至濟川禪師集

五燈會元仍依傳燈載龍潭爲天皇之嗣以雲門法眼  
二宗系青原下惟於天皇傳後分註一條據無盡覺範  
之論及圭峰宗超狀權德輿馬祖塔銘祖原通要諸書  
證以爲別有天王悟爲龍潭之師然不敢輒改傳燈以  
傳燈是宋朝奉勅裁定之書大川是宋僧不容輕動也  
邇年費隱禪師作嚴統據林間錄諸書竟收德山爲天  
王之嗣系於南岳下則是南岳下出瀉仰臨濟雲門法  
眼四宗而青原僅出曹洞一宗於是洞宗人不平起而  
爭之然爭之之故實以嚴統削去萬松後無徵之機語  
列壽昌於末詳法嗣不載東苑鼓山大傷其心而不使

顯言特借天皇天王發端耳其時浙中當事主先入之言竟將嚴統毀板然會元林間錄佛祖通載稽古略諸書流行自若也天王之有無亦無關宗旨二宗之出青原出南岳亦無關輕重真心辨道者亦存而不論今處南石濼專以闢諍爲能事作證僞錄摘會元之稍異於傳燈者卽斥爲僞造悖謬要其歸宿則以分註中載有天王而已據其述洞宗諸人之說駁丘碑爲僞者約有四條一則曰丘碑之款稱唐正義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荆州在隋唐時稱江陵稱南都至宋方稱荆南唐書止有荆州節度使無荆南節度使



自至德二載置此官至唐亡爲節度使者十餘人並無  
丘玄素姓名余考唐書方鎮表至德二載置荆南節度  
使亦曰荆澧節度使領荆澧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  
治荊州太和六年廢開成三年復置是正史明書荆南  
節度使而硬改爲荊州節度使何異指鹿爲馬耶荊州  
者一郡之名荆南者統轄十餘郡之總名故有荊州刺  
史無荊州節度使如今之有廣州太守而無廣州巡撫  
也或者山僧野衲不曉官制亦無足怪彼旣云此官置  
自至德二年至唐末百五十餘年則是曾見唐書矣明  
知其有荆南節度使矣而昧心誑說豈欺天下人盡無

藏書耶悉不識字耶百五十年中爲節度使者當有五  
六十人安保無丘玄素而云人僞歟僞碑僞豈非詭辯  
乎一則曰碑云天王入寂于元和三年戊子年八十二  
則當生于玄宗開元丁卯而云三十四叅馬祖其年乃  
肅宗上元元年庚子馬祖尚未出世何從叅謁馬祖出  
世在大曆八年癸丑天王當四十八而何云三十四今  
考林間錄人天眼目佛祖通載稽古略所載丘碑俱云  
天王入寂于元和十三年戊戌溯其生當在開元丁丑  
三十四則當大曆五年正馬祖出世江西之時權德輿  
馬祖塔銘云大曆中尚書路冀公爲連帥請居理所初

不指定某年石濂何所據而確指爲大曆八年癸丑豈非憑空捏出耶示寂在元和十三年則叅謁得法一一符合諸書皆同唯會元小註誤書元和三年示寂此必寫刻魯魚之訛石濂却借以爲辯端謂丘碑全僞譬之鞠獄不信多人之明證而偏摘一人之口誤欲翻全案其能服人之心乎一則曰覺範云南岳讓禪師碑唐間人歸登撰列法孫數人於後有道悟名然南岳於天寶三年甲申入寂是時天王方十八歲尚未見馬祖何得載入南岳去世碑中爲法孫乎此更謬矣從來立碑刻銘何嘗定在示寂之歲六祖化後百餘年而柳宗元刻

禹錫爲作二碑例可知矣考唐書歸登本傳貞元初策  
賢良爲左拾遺十五年遷兵部員外郎順宗卽位拜給  
事中歷官至工部尚書卒年六十七是其歷官在德順  
憲穆四朝卽據其登第之初去大曆五年天王得法之  
歲已十五六年矣不知作碑立碑又在其後若干年而  
何以不得載天王於法孫之列耶又云節度使造寺供  
養始有天王之名何以南岳碑後便稱天王據碑云師  
自得法後便返荆門結草爲廬隨有節使發怒及悔悟  
造寺之事則大曆建中時已有此寺歸登人仕在貞元  
初作碑又不知在其後若干年而何以不得稱天王道

悟耶唐文粹第六十四卷中有權德輿所撰道一禪師  
碑末云貞元四年二月入滅春秋八十沙門惠海智藏  
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惲懷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  
其勞心通其教云云文粹乃大部通行之書馬祖碑確  
有道悟在法嗣之列豈亦偽造耶一則曰據稱張無盡  
於達觀穎禪師處得丘玄素符載二碑按達觀寂於仁  
宗嘉祐己亥是時無盡止一十八歲直至三十二始知  
有佛乘四十九始見堯率有契悟豈十八歲之前便能  
留心法派耶今考林間錄原文云達觀禪師集五家宗  
派以道悟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略

云云則是達觀引此碑以著書也人天眼目原文云無盡於達觀頴處得丘符二碑是言見達觀所著之書而知有丘符二碑不言親見達觀手授二碑也而橫生此辯平地生波無瘡索瘢是何心行達觀頴洪覺範覺夢堂皆傑出宗師無盡亦越格居士彼豈脫空造謊者丘符二碑全文雖不傳節畧具在豈本無其文而憑空造出者石濼輩徒以偽造青州塔記之私心揣測古人謂亦當爾爾何異盜鑄錢人疑人錢皆私鑄哉又不敢直斥達觀覺範之非却云元雲壑捏造心燈憑空幻出天王碑業海滿翻刻會元竟將偽碑引入天王章尾然則

林間錄人天眼目諸書豈皆捏造幻出耶石濂證偽錄  
媿媿鑿鑿執以駁丘碑之僞者如上四條皆無理之辯  
毫無損於天王唯天王臨化機語同於白馬曇照似有  
可疑龍潭餽餅明言住天皇寺巷似有可據然傳聞容  
有混濫碑版確乎可徵安必白馬之是而天王之非餽  
餅事或訛天王爲天皇亦未可定客曰信如斯言則決  
有天王定當收龍潭爲天王之嗣雲門法眼二宗定當  
移入南岳下乎曰天下事未可據一家之說執一人之  
見卽斷爲必然同時同地之事尚或所見異詞所聞異  
詞况數百年前之人與事非親知灼見而可臆斷乎春

秋郭公夏五明知其誤而不輕改疑則傳疑蓋其慎也  
指丘碑爲偽造執天王爲必無者固謬若頓改傳燈會  
元竟收龍潭爲天王嗣移二宗於南岳下亦非闕疑慎  
重之體然則後之修僧史者當奈何曰莫如倣續燈續  
燈在傳燈之後會元之前然不書青原下幾世南岳下  
幾世而云大鑿下幾世最爲得之青原南岳同爲大鑿  
之子五宗同是大鑿之孫流傳既有淆訛何必強分彼  
此謂當兼存天皇天王而詳載燈錄舊文及覺範夢堂  
諸家之說以備參考其自青原南岳以至五宗之祖槩  
可稱爲大鑿第幾世五宗之祖以下別爲某宗第幾世



如此則稱名正而統系明異同泯而紛爭息南董復生  
不易吾言矣

致粵東當事書

耒再拜耒東吳之鄙人也少而有意著述竊慕司馬遷之爲人徧遊天下博採山川風俗網羅遺文舊事以成一家之書雖管備員史職而無意仕進訪古揆竒足跡幾半天下因思羅浮西樵之勝來遊嶺南甚慕諸臺之清風惠政惟恐動煩起居於二三故舊外未嘗敢通一刺偶見長壽僧石濂之刻書狂悖行事猖狂傷國體而害名教故作書規之而彼悍然不從反出書見詆計必聞於執事恐執事不知其詳而謂耒可已不已用敢略陳梗槩石濂謬述種種其最甚者則海外紀事不敢不

言二書紀事音稱甲戌春將應

上名則並無其事其航海也樹龍王免朔之旗又自言  
有出賣風雷之舉皆詭誕不經又言常結茅華山遇異  
人授異術而以奇門遁甲之法祭煉日時尅配度數傳  
之外國人則跡涉妖妄事屬不法尤可怪者將安南分  
部之一島主尊之爲大越國王頌揚之無所不至啓中  
有聰明天縱氣貫微垣君師並作皇風浩蕩之語詩中  
有六宮瞻禮列國大君之句上其大學士之啓有珥筆  
彤廷簪纓紫禁之詞題其門聯曰聖德及羣生王猷周  
八表贈之名曰興龍與之號曰天縱道人皆與頌揚

皇上無異又明知

皇上爲聖感寺僧霽崙作五燈全書序而故將霽崙極力詆毀故將

御製序所褒之書極力貶刺兼有不顧

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

君王瞞請

當今御製序文等語隱然謂

皇上不當製序則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刪去五代更換二代則有滅絕祖宗之罪故不得不辭而闕之昔孟子闢楊墨謂其無父無君爲我兼愛未卽無

父無君也而孟子推其弊必至於無父無君豈若此僧  
親于其身無父無君乎未之出書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至其行事則狂妄更甚僧家所重者戒律而彼飲酒食  
肉恬不爲恥所喜者樸素而彼窮奢極侈自奉擬於王  
公所尚者柔和而彼倨傲偃蹇日若無人所取者真誠  
而彼大言欺世無一實語所貴者慈悲而彼存心險毒  
以傾人陷人爲能事其尤不法者則在通洋一節海禁  
雖開而出洋貿易本商賈之事僧而通洋旣非本分乃  
石濂之通洋則多將干禁之物致諸交人以邀厚利有  
聞之令人縮舌者卽不係干禁之物如緞疋等皆纓金

于其端作王府用長壽定六字考安南莫氏初歸順時  
止封都統使今阮福週未經請封未受

朝命而何得竟稱王府儼然與中朝親王等律禁略賣  
人口而彼將良家子女買作優伶節次售之更聞其僞  
爲當事送禮與交人每次所獲厚報悉乾沒入已此皆  
閩廣商人所共見聞者夫彼頌揚交人極其僭擬至刻  
之於書廣行流布而無一人指摘則將謂中國無清議  
矣彼行非法之事出非法之物久而無人禁止則將謂  
中國無法紀矣傷

朝廷之體而取輕於蠻方殊非細故未所以有救在砭

語之書存清議也扶法紀也然託之空言而已矣有封疆民社之責者似宜取其所刻之書板而盡毀之嚴禁其通洋會同關部嗣後長壽之僧不得一人出海長壽之物不得一箱出海庶幾振國紀而肅憲綱毋貽地方之累有關治體不小也在昔潮州苦鱷魚爲荼韓昌黎爲文驅之而害除寧州有妖蛇惑人孔道輔舉笏擊殺之而妖息千古以爲美談邇年朱方旦左道惑衆王儼齋先生爲講官於入直時劾奏之

皇上的大喜用其言誅方旦謂臺諫不言而詞臣言之都察院一院之官皆蒙申飭又湯潛菴中丞撫吳時毀上

方山五聖淫祠沈其神像于水皆不朽盛事區區造孽  
之僧亦不足煩白簡污斧鑕謂宜略加懲創或屏之遠  
方離其巢窟使不得作姦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縱憐  
此僧而欲保全之亦無善於此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  
惟執事裁之乘再拜



興樂藥亭庶常書

嶺南素稱法窟六祖唱道於曹溪匡真開宗於雲門大顛盛化於潮陽近則大埔出木陳珠江有天然博羅產剽人皆傑出叢林者不意比來獅絃歇絕乃有長壽石濂者冒稱知識竊踞法席觀其行事一如賈人方士之所爲全無本色衲僧氣味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於貴鄉三十餘年而無人檢點也夫石濂者本吾吳人其所出微不欲盡言幼而警敏善書士女作詩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跡詭秘於禪學亦嘗掠影並無師承覺浪和尚初開堂在萬曆末年渠尚未生住太平在

順治戊子渠止十六歲何從有親覲付囑之事初來廣州不過賣畫觀音稱講師而已忽爲善知識稱覺浪法嗣則翁山實證成之翁山本從天然剃染復爲覺浪門人後返初服與天然諸法嗣不相得見石濂愛其聰慧謂英年可造就不惜口業力爲證明翁山乃真親見覺浪者翁山旣以石濂爲覺浪之嗣其誰曰非覺浪之嗣於是儼然爲法門中人欲與天然爲兄弟視阿字澹歸皆姪輩而天然父子絕不與通若弗聞也渠又譎事平南王之幕客金公絢得見平南及俺達公廣州長壽清遠飛來二寺皆實行和尚所住持實行沒公絢言於俺

達以石濂住長壽長壽無產業飛來有租七千餘石乃  
干諸當事請以飛來爲下院盡逐實行之徒而併吞其  
租翁山有力焉自是石濂日益富厚其人多巧思以花  
梨紫檀點銅文石作椅桌屏櫃盤盃椀諸物往往有  
新意持以餉諸當事及士大夫無不贊賞者於是交遊  
日廣翁山實大有造於石濂石濂旣得志遂疎翁山翁  
山甚不平業已贊成之不可復言其僞唯於諸相知前  
時一吐露弟預聞之故知其詳爲石濂者旣來歷不真  
益宜謹飭穩重真實修持確切砥礪以期無玷門風何  
乃心高氣橫目無綱素專爲大言以欺人謗毀先德凌

三  
三  
轅尊宿毫無忌憚又妄言遇異人明天象曉遁用出賣  
風雲雷雨一味脫空捏怪似文成五利之所爲與禪師  
行徑全別及其一遊京師一至交趾則彌增誕妄儻然  
以爲惟我獨尊近閱其所著書如海外紀事證僞略錄  
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種種誇誕不經詭辯無理不能  
具述卽如海外紀事首簡稱將有事北征應上人之名  
是妄語也教學人飲酒是破律也付法與番國主是賣  
法也圖章刻言性與天道以尼山自居是僭聖也  
御製序特褒五燈會元而貶剝不遺餘力是抗  
旨也嚴統毀板乃浙中當事一時剖判之事而以爲奉

旨嚴禁是矯

旨也五燈全書業經

御覽賜序而痛加非毀是訕

上也削洞宗丹霞淳等五代是刪削祖宗也易雲居膺  
爲九峰滿同安不爲同安威是更換祖宗也素稱三十  
四世而忽稱二十九世是紊亂世次也此皆有傷世教  
有礙法門之大者皆足以來風波招果報弟念同鄉之  
誼不得已作書數千言規之冀其少知悔悟唯是有請  
於先生者曩時嶺南人言先生與長壽交最厚其所著  
述皆爲作序前相聚時先生語及長壽擲首蹙額極斥

其非則知先生已洞悉其底裏矣先生與翁山爲金石交翁山所言先生安得不信嶺南錄尊序云親覲在諸同門之先囑付更在同門之先開法吳門廣福隨堂常數百人者實無其事試看覺浪原本語錄塔銘後所載何嘗有石濂之名此則翁山之誤先生也客問序中言費隱罪在不赦之條毀人祖宗滅人嗣續在僧伽中謂之魔在吾儒名教謂之亂臣賊子費隱乃天童得髓之子嚴統以執筆過嚴逢洞宗之怒而興訟豈真有如是罪過尋常人猶不可輕毀而况謗大知識乎此又石濂之誤先生也先生負一代重望著作纔脫稿而紙貴人

間將來且傳之百世此二序者竊恐未足傳信人或得而議之大賢之心虛公無我刻印銷印古今以爲美談先生初見石濂未悉其由來信良友之言不妨樂爲獎與今歷年滋久水落石出灼見其爲人似宜追還前序索取其板勿使印行猶恐流傳已廣或當別作一文表白當年誤聽之故今不復存此則無損知人之明彌彰立言之慎一則使人曉然知先生之護法而不護非法一則使人灼然知石濂本非覺浪之嗣不致塗汙覺浪翁山有靈亦當禱祠而求也愚見如此唯高明裁之不宣

答鼓山爲霖和尚書

前夏得和尚書具言石濂誕妄以未出書闢之爲有功  
法門愧弗克當去春有中州之行秋末歸里重接惠書  
知特遣侍者遠涉二千里賜之教言浚荷厚意適當遠  
遊未遑裁答悵悒何已入春想體候極佳法化彌廣實  
人天之幸嘗歎法運衰遲鬪諍堅固初猶爲宗旨繼乃  
爲門庭下乃爲名聞利養茲蒙垂示白巖著書刪削五  
代乃從與濟宗老宿爭坐位而起抑又卑矣夫五宗本  
出一源何分彼此在昔仰山推重臨濟雪峰服膺趙州  
近日顯聖讚歎天童天童稱揚博山足見大人曾懷廓



然無我目今三宗已絕止存濟洞二宗理應相親相敬  
無端自分水火有同洛蜀初因費隱禪師秉筆過刻覺  
浪三空諸師不得已而有言至於涉訟雖傷法門大體  
然事過卽休其後竝化一方不相妨礙亦已消融久矣  
何預後人事而尚懷嫌尋隙較短量長哉來書特舉浮  
山代大陽求嗣作九帶發明奧旨及授子上堂之語以  
明兩宗血脉貫通初無彼我欲令學人化偏私之見息  
鬪爭之端用意濶遠矣至於世次尊卑無關道望輕重  
何代不出高禪何輩不有逸格果能實悟真修何妨超  
佛越祖否則排在德山臨濟之前亦有何益今時衲子

不理會本分事而徒搖唇弄筆爭競人我增長無明此  
最大病和尚於白巖書出時一闢再闢固已傾其窠窟  
絕其萌芽石濂人材遠不逮白巖而猖狂十倍白巖敢  
於毀謗先德凌犯尊長頗怪和尚無一言闢之今讀來  
論云其人不足與較要哉斯言勝於金剛劔熱鐵輪山  
鬼伎倆於是窮矣若未出書本意爲彼敗壞道法簧鼓  
狂愚恐人謂善知識不過如是謗法蔑僧必自此始故  
大聲疾呼揭其底蘊今粵人亦共鄙而賤之不爲所惑  
吾事畢矣豈復與較哉至世次一節有欲聞於左右者  
未去年至少林遍閱殿前碑見諸師所稱世代叅差不

一有前人稱第二十幾代而後人反稱十幾代者有一人而此碑稱二十三代彼碑稱二十九代者蓋或數住持之次或數傳法之次故致淆譌莫可考究碑後亦有刻世系圖無五代者而小山書碑後具有五代字大刻泐不知爲何人刮去僅存其半及登列祖堂則丹霞淳以下五祖畫像儼然在焉祖堂在西廊中間塑像七位皆東向其南北壁畫梁山觀以下諸祖作上下兩層各有標題丹霞五位在南壁上層近東處此得之目覩者夫碑字容可續刻畫像自古相傳斷無憑空捏造之理觀其始於梁山而向上無像卽前之闕疑則後之傳信

可知矣人若見此則白巖之說不攻自破又涵宇師所著五燈續續具有五代板在少林寺中有涵宇同門賀其主席之文書於屏風明言續續奉旨入藏寺今重修主其事者越僧普潤其人誠樸無他而洞下往來者多主白巖之說勸普潤改建祖堂意在掃畫像以滅其跡聞續續書答言無有將來併毀其板不可知時流用心如是和尚聞之得不爲撫膺太息哉遊嵩山記重修少林寺碑附呈教覽諸方尊宿凋落殆盡惟和尚歸然爲魯靈光年垂九十以一身繫道法之重敢不嚮風稽首以祝壽康閩吳雖遠郵筒頗便尚望嗣音以慰依慕

幸甚不宜